

· 书人文丛 ·

# 姜德明

我以鼓励和帮助的识者和不识者，我不能一一举出姓名了，这里只能记下其中的几位，其目的不过想说明在本书出版前后，曾经得到过大家的帮助。我不否认自己在这方面的努力，但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我将永远记住这个人尽皆知的极普通的道理。

一九七九年，当我写作《鲁迅与茅盾早期的友谊》

时，我曾向茅公提出若干问题求教。三月二十日茅

公写信解答了我的提问，事后又过目了原稿。

又要费去老人不少的精力。又如《鲁迅与郁达夫》

又，事先也曾分别送请胡愈之、章川岛先生过目。

他们既是鲁迅的朋友，也与郁达夫交往密切。当时

胡愈老正在病中，看完原稿后还是给我写了回信；

章川岛先生则在我的原稿上贴了好几张小纸条，上面

## 序 跋



东南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姜德明序跋/姜德明著.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3.2

(书人文丛·序跋小系/王稼句主编)

ISBN 7-81089-153-7

I. 姜… II. 姜… III. 序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02771号

## 书人文丛·序跋小系

### 姜德明序跋

●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2号

邮 编: 210096

电 话: 025-3792327 025-3792214(发行部)

传 真: 025-7711295(发行部) 025-3362442(办公室)

○ 经 销: 新华书店

○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 印 张: 4.75

○ 字 数: 100千

○ 版 次: 2003年3月第1版 2003年3月第1次印刷

○ 印 数: 1-3000册

○ 书 号: ISBN 7-81089-153-7/I·1

○ 定 价: 144.00元(8册)



姜世明

SAC14/04

- 001 • 自序
  
- 005 • 《南亚风情》后记
- 010 • 《书叶集》后记
- 012 • 我们不应该感到寂寞——《书叶集》再版后记
- 015 • 《书边草》后记
- 021 • 《清泉集》后记
- 022 • 《雨声集》后记
- 023 • 《书梦录》后记
- 024 • 《绿窗集》后记
- 026 • 《寻找樱花》后记
- 033 • 《书味集》后记
- 036 • 《活的鲁迅》后记
- 038 • 《相思一片》后记
- 043 • 《燕城杂记》跋
- 046 • 《王府井小集》前记
- 048 • 《书廊小品》小引
- 050 • 《余时书话》小引
- 052 • 我的收藏——《梦书怀人录》代序
- 056 • 《书摊梦寻》小引
- 059 • 《流水集》小引
- 060 • 《文林枝叶》自序
- 062 • 《姜德明书话》选编后记

- 064 • 《与巴金闲谈》后记
- 066 • 《不寂寞集》后记
- 068 • 《书坊归来》小引
- 070 • 《文苑漫拾》后记
- 072 • 《闲人闲文》自序
- 074 • 《守望冷摊》小引
- 075 • 《猎书偶记》前记
- 077 • 《人海杂记》后记
  
- 082 • 偶然的发现——《见闻杂记》编后记
- 087 • 《十年一梦》编后记
- 089 • 《十年一梦》增订本编后附记
- 091 • 《能不忆江南》编者前言
- 096 • 《中国散文精品·现代卷》序
- 099 • 《北京乎》编者的话
- 110 • 《书香集》序
- 112 • 古董摊前凑热闹——《古董因缘》序
- 116 • “现代书话丛书”总序
- 122 • 书话热——“现代书话丛书”第二辑总序
- 126 • 中国现代书籍装帧——《书衣百影》序
- 133 • 《书衣百影续编》小引
- 135 • 追寻现代插图艺术——《插图拾翠》前言



## 自序

依照本丛书体例的要求,我这本小书只编选了有关自著及编辑他人作品时写的序跋。从中可见我读书的兴趣和写作道路上的履痕,以及对散文、书话的一点肤浅的认识。

我一向喜欢读作家的序跋文,以为没有序跋的书,光秃秃的,犹如一个人的衣冠不整,缺靴少帽。读者若想了解一本书的创作本意和写作的甘苦,也非看序跋不可。一个坦诚的作者,是乐于向读者交心的。其实与读者讲些有关书内书外的故事,甚至产生过怎样的纠葛和纷争,亦未必不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绝非多馀的闲话。读鲁迅、巴金、孙犁等作家的序跋文,我就有推心置腹之感,兴味无穷,受益良多。当然,序跋文多种多样,周作人的《苦雨斋序跋文》就提供了不少知识,似乎也是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本序跋文集。序跋者,散文中的一花也。

二十多年前,我刚刚出书的时候,心气极高,好像书中还有很多未尽之意,要在序跋里再讲上一讲,因此序跋文写得较长。同时出于自愿,或遵出版家之嘱,还邀请前辈作家写序,并请过茅盾、叶圣陶、钱君匋、黄苗子、曹辛之诸先生题写书签,设计封面,以为这样做不失传统,真是过于隆重了。记得我请萧乾先生为拙著散文《清泉集》作序时,他正要住院开刀,有点为难地说:“我这可是第一次答应为别人写序。其



实你应该像我一样,尽量自己作序,总结一点经验么。”最后,他还是勉为其难地在开刀之前,为我赶写了一篇短序。其中不免鼓励的话,我总感到于心不安,并记住了他的忠告。晚年的萧乾先生住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偶读我的近著,不声不响地专门为我写了一篇书评《人缘与书缘》,发表在一九九八年一月四日的《新民晚报》上。这次,我们事先全无联系,彼此却感到了分外愉快,非常自然。我甚至感到先前的请他作序,实在是强人所难。后来我终于改变想法,不再麻烦前辈名人作序了。

至今,我出书时只自作序跋,篇幅也短多了。我希望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的只想作些事务性的交代,不愿节外生枝。这种改变,不知是我稍有长进,不喜张扬了呢,还是随着年龄的老化,意兴渐趋淡然。是耶非耶,随它去吧。

过去我曾经说过,序跋这种文学样式自古有之,魅力诱人,现在不应该失传。说到底,形式无罪,问题在于有的人在利用序跋时糟蹋了它。现在很多读者已经厌弃了那些充满了庸俗气息的序跋,晚年的孙犁先生更公开宣布不再为别人作序,写下《序的教训》那篇沉痛的文字。如果社会上形成一种风气,只能讲好话,听不得半点批评意见,让空话大话假话流行,讲真话的人处境难堪,凡洁身自爱者能不搁笔?孙犁不愿虚与应酬,拒绝为他人写序,发人深省,我愿引以为戒。

本书所收文章,发稿前在文字上有所修正。特作声明。

作者

二零零二年十月北京



← 四岁左右时，摄于天津。身着緞面棉袍和坎肩，紧  
腿花布棉裤，偏扣黑绒棉鞋，骑在假马上，不知要  
走向何方？

↓ 一九四七年在天津读高中，功课不好，却喜欢逛  
旧书摊。从此埋下了爱好文学的种子。







← 由南开大学往南，天津有个湖面很大的青龙潭。一九四八年夏，我（前右）与友人买舟湖上，船上倚有靠垫，顶上有布篷，俨如西湖风物。解放后，建为水上公园，亭台楼阁，环境大异，野趣尽失。

↓ 一九五零年八月进北京新闻学校，当时与小组同学摄于西单兴盛胡同宿舍门前，这是一套带后园的大四合院。照片中的王焕斗兄已故，两位女同学现居美国，三位回南方的同学早已失去联系，目前时常来往的仅在京的沈基宇、季瀚尘二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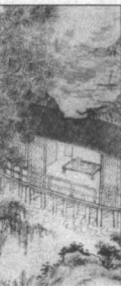


## 《南亚风情》后记

一九七七年一月，我们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到南亚几个国家访问的。每到—一个地方，总会碰到各方面的朋友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没有人不为我们这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而欢呼的。那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逝世不久，没有哪个国家的朋友不对我们表示哀悼和慰问。有很多同这几位伟大人物有过接触的朋友，还满怀深情地同我讲了很多动人的往事。这给我们的出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回来以后，我写了一些在国外旅行的见闻和感受。原来还想多写几篇，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当时未能动笔，现在也很难再写了。不过有些事情和人物却是不容易淡忘的。比如，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我们登上了夏克巴利山。在周恩来同志一九六四年二月种下的乌柏树前，我们曾经流连忘返。当年在这儿为周恩来同志拍照的摄影师今天也陪我们上山了，他讲了很多当时的情况。主人又送给我们每人一件珍贵的纪念品，正是这位摄影师拍摄的周恩来同志栽下中巴友谊树的照片。这幅镶着银色镜框的照片，至今还摆在我家的书柜上。

就在夏克巴利山上，伊斯兰堡城市建设局还在这美丽的山顶上为我们举行了一个招待会，由一位女专家给我们介绍了首都建设的远景。我们纵目四望，伊斯兰堡高楼耸立，绿树



←《南亚风情》，一九八一年四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初版；一九八二年九月再版。

成海，它的未来将更加壮丽。城市建设局带来的各种图表和油画，以及为招待我们而准备的沙发、茶点等等，都是特意从山下运上来的。这种情意怎不叫

我们动心。

我们碰到一位巴基斯坦朋友，他热情地同我们讲起一九五二年他到北京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的事。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住在金鱼胡同的和平宾馆，那是刚刚落成的一座大厦。他在故宫太和殿参加了北京市民的欢迎大会。当时各国代表团大多在会上献了礼物，而他们却没有来得及带什么礼物。他们很着急，只好临时派一位代表赶回和平宾馆，把他们富有民族特点的巴基斯坦草帽拿来献给了大会。当他讲到这些细节时，仍然很激动。他说那时他还年轻，现在虽然老了，可是在北京的那些日子是他一生也不易忘记的。

我们在边城白沙瓦大学，访问了该校的中国文学系。教授和同学们准备了茶点招待我们，并且在教室里陈列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书刊、照片和工艺品。我们同巴基斯坦学员和两位来自英国和新加坡的女同学谈了话。他们都用中文同我们交谈。那位主持中文系的教授曾经在北京西郊的语言学院住

↓ 《中国散文精品·现代卷》，姜德明编，一九九二年十月北方文艺出版社初版。

书  
人  
文  
丛

也是很自然的。见怪不怪，这对我们过去的做法正是一种惩罚。

“五四”以来散文的成就是众所公认的。文学源于生活，回顾我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历史，称得上是思想活跃，异彩纷呈。对此史学家和理论家早已众口同声，但当年的有些争议，似乎至今仍在继续着。比如对美文的认识，对幽默和战斗的全面理解，以及关于写身边琐事和重大题材之争等等，现在并不是没有分歧的意见了。甚至连散文的形式特征，包括半文半白等问题也时有争鸣。我看这是好事，证明人们正在寻求新的突破，散文园地并不是死水一潭。

散文家李广田写过一篇《论身边琐事与血雨腥风》，他结合当时的实际提出：“写血雨腥风自然很好，写身边琐事也不一定不好，因为身边琐事也可能有血雨腥风的气息。”现在历史背景变了，遇到的问题实质还是相近的。联想到抗战期间，在大后方关于写抗战是不是一定非写前线不可的争论，





他们对邓颖超同志的敬重和热情实在令人感动。

在东枝的美丽的茵莱湖上,当地朋友为我们在湖心亭上举行了一次午宴。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湖心亭,四面环水,远山在望,但是你看不到何处是岸边。饭菜和家具全部是由几十里路以外的东枝旅馆运到湖上来的,而且烹调的中国菜肴热可口,可以想象他们运输这些材料时的困难。最后,那位厨师还同我们见了面。一出来就使我们惊愕了,因为他穿着一件印有“泮溪酒家”字样的中国工作服。原来,头一年他曾经在广州市的“泮溪酒家”住了半年多,专门学做中国菜。这件工作服是他临行前中国同行送给他的纪念品。他把这件工作服当成中缅友好的证物,保存得很好,浆洗得非常洁白。我想当他决定穿着这件工作服来同我们相见的时候,他的心里怀着多么美好的情谊。他问中国朋友好,并且怀念在广州的那些日子。我真想把他的问候直接带给“泮溪酒家”的同志们。

临别缅甸的前夜,朋友又请我们在美丽的湖边举行一次小型的告别便宴。那家饭店半在岸上,半在水中,就像我们颐和园的石舫一样。船形是一只巨大的水鸟,缅甸人都称它为“妙声鸟”。楼下挤满了缅甸和外国游客,我们坐在“妙声鸟”的楼上,望着平静的湖水。湖边到处是灯火,船上也有灯彩,把附近的湖面染成了一片红色。妙声鸟是缅甸人民最喜欢、最珍视的鸟,听朋友说,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这种鸟了,或者本来就是传说中的一种神鸟吧。为了满足这种美好的愿望,人们都喜欢到具有民族色彩的这座水上餐厅里来。我们来到这里,不也是同缅甸朋友们一起来寻找这富有诗意的鸟吗?

还有我们在泰国停留的那几天,我们在炎热的曼谷街头

漫步,还走进了华侨的聚居区。又参观了古老的寺庙和宫殿,见到很多奇异而新鲜的事物……

所有这些,按说都应该仔细地写下来,好让读者如同身临其境,了解各国人民对我们的友谊。然而,现在只能在这里简略地带过,并借此表示我对这些地方和当地朋友们的怀念。

最后两篇虽然不是写这次出访的,因为题材相近,亦收入集内。这些散文基本上都是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故事,只是有的改动了一下名字。也许因为我是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缘故,我个人是不愿意写那种人物和事件完全虚构的散文,虽然我也知道对散文的要求并不像报告文学那样必须完全真实。

一九八零年一月



↓ 《书叶集》，一九八一年五月花城出版社初版；一九八五年四月再版。

## 《书叶集》后记

我在读鲁迅先生作品的时候，常常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想法，就像同朋友们交换意见似的，我把它写成有长有短的随笔，集中起来便成为这本《书叶集》。

名为“书叶”，说明我在深邃茂密的书林里，只能拣拾一点零枝片叶而已。我的职业是报纸副刊编辑，限于水平和时间，大多数作品都是急就章，因此既无什么系统，也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写作时我注意到不讲或少讲别人讲过的话，否则对于读者和个人都是无益的。我在这些随笔中还想尽量介绍一些知识。基于这种认识，甚至涉及了一些稍嫌冷僻或被人忽略了所谓小事情。这样也许更适合随笔的形式吧。

本书所收三十六篇文章，不少写到与鲁迅有交往的某些同时代人，限于材料和见闻，我只能记其一鳞半爪。这是鲁迅研究中有待深入的课题，做起来可能费力些，但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趣味的。

本书所收的文章，除少数几



篇写于六十年代和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前,绝大多数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写作的。在收入本书时,有些文章的标题和内容略有修改。一九八一年是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作者愿以此书作为对这个伟大节日的一个小小的奉献。

承茅盾同志书签,唐弢同志作序,曹辛之同志设计封面,深致谢意。书中不当之处,敬希读者指正。

一九八零年七月





## 我们不应该感到寂寞 ——《书叶集》再版后记

一个作者最大的愿望，莫过于知道自己的作品在读者中间有了反应。如果具体指出了优点和缺点，那就更加愉快了。

承读者不弃，拙著《书叶集》行将再版，我要趁此机会向关心过这本书的师友和读者们致以谢意。给我以鼓励和帮助的识者和不识者，我不能一一举出姓名了，这里只能记下其中的几位，其目的不过想说明在本书出版前后，曾经得到过大家的帮助。我不否认自己在这方面的努力，但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我将永远记住这个人尽皆知的极普通的道理。

一九七九年，当我写作《鲁迅与茅盾早期的友谊》时，我曾向茅公提出若干问题求教。三月二十日茅公写回信解答了我的提问，事后又过目了原稿。这要费去老人不少的精力。又如《鲁迅与郁达夫》一文，事先也曾分别送请胡愈之、章川岛先生过目。他们既是鲁迅的朋友，也与郁达夫交往密切。当时胡愈老正在病中，看完原稿后还是给我写了回信；川岛先生则在我的原稿上贴了好几张小纸条，上面写了密密麻麻的字，一一让我斟酌。至今我还保存着这些小纸条，然而章先生已经长眠地下了。

香港老作家吴其敏、张向天先生，至今我们未能谋面。其敏先生的散文随笔我读了不少，堪称大家；向天先生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一心不二地研究鲁迅，成果丰厚显著。吴先生